

贪为狱，无形之狱

贪欲与权力结合之际，权力必然堕落。

某市综合局女厕所惊现一具男性腐尸，一时人心惶惶，各种利害关系剑拔弩张，在看不见的刀光剑影中，刑警如何通过严密的现场勘察和精彩的逻辑推理，拨开迷雾，直击凶手？

Tan Yu

辛八路 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ISBN 7-5306-4000-0

原创时政悬疑推理小说

真凶，疑凶，似是而非，
一件件离奇而悬疑的谋杀案，
在权力的角逐中——上演

命案

Lanyu

辛八路 著

原创时政悬疑推理小说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贪狱/辛八路著.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81139-506-8

I. 贪… II. 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4632 号

贪 狱

TAN YU

辛八路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

印 张: 19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1139-506-8/I·056

定 价: 30.00 元

网 址: www.cppsups.com.cn 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 cpep@public.bta.net.cn zbs@cppsu.edu.cn

营销中心电话 (批销): (010) 83903254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邮购): (010) 83903253

读者服务部电话 (书店): (010) 83903257

公安文艺分社电话: (010) 83903973

杂志分社电话: (010) 83903239

电子音像分社电话: (010) 83905727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貪獄

- 第一章 腐尸 / 1
- 第二章 疑点 / 17
- 第三章 侦讯 / 31
- 第四章 家书 / 47
- 第五章 惊鸿 / 59
- 第六章 呐喊 / 77
- 第七章 疯蛾 / 95
- 第八章 还魂 / 109
- 第九章 献义 / 127

第十章 龙山 / 147

第十一章 狂卒 / 163

第十二章 瓮虫 / 181

第十三章 耦合 / 199

第十四章 模拟 / 215

第十五章 变局 / 2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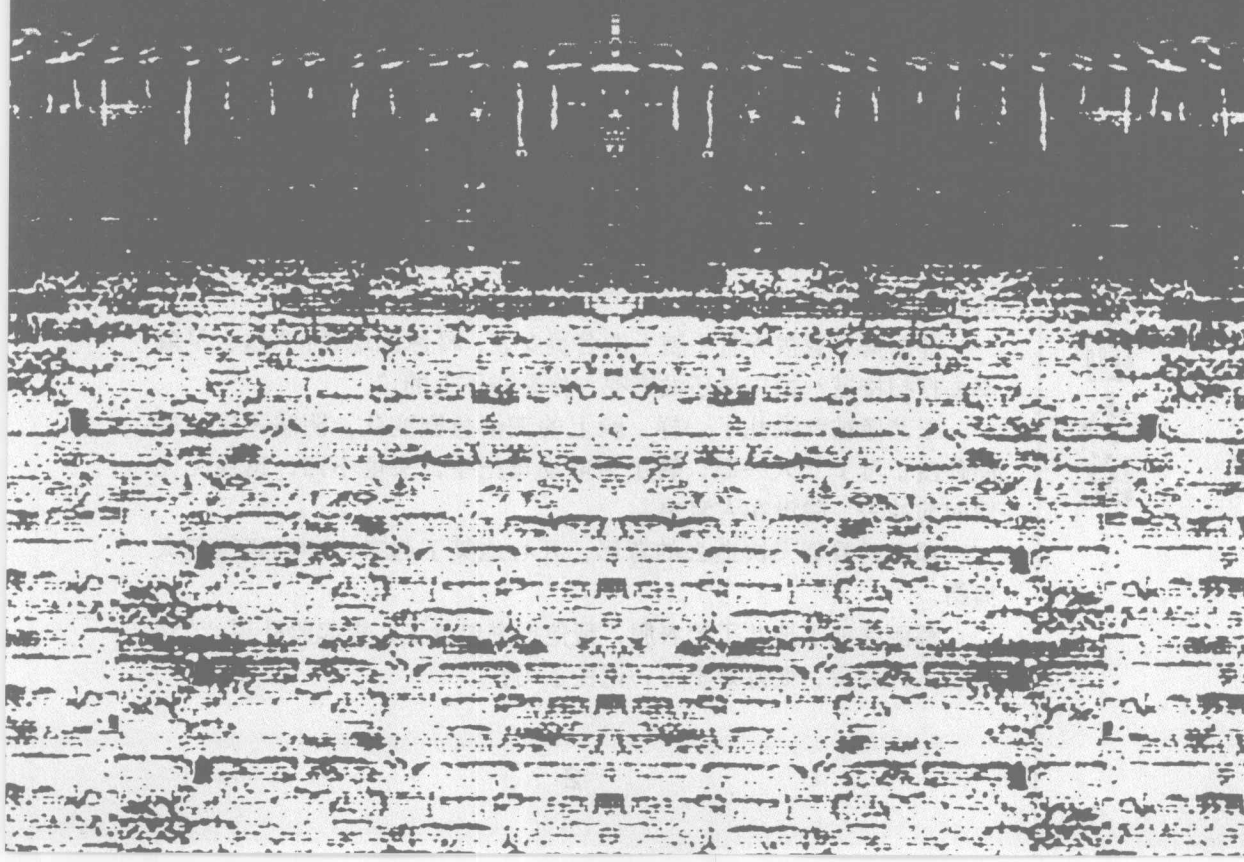
第十六章 混沌 / 251

第十七章 明逃 / 271

第十八章 杀罚 / 289

貪獄

第一章 腐 尸



第一章 腐 尸

盛夏的清晨没有一丝凉意，滚滚热浪压迫得人喘不上气来，赶早上班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城区主干道上，形成壮观的“洪流”，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和高亢的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偶尔还能听见因为磕磕碰碰的小事而引发的激烈吵闹声。

郝丽梅忧心忡忡地抬起头，瞅了瞅笼罩在丽城上空厚重的乌云，猛蹬了几下自行车，加快了前进速度，她得赶在暴雨突降前把儿子送到学校。

“大鹏，快来看看阿姨的新车。”郝丽梅身后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没等她回过头，一辆崭新的电动自行车已经蹿到前面。不用看，郝丽梅也知道来的是人称“小快嘴”的清洁工王茜。

“我的新车怎么样？大鹏，你这孩子倒是赶紧说说啊！”

“哇塞！”懒散地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郑玉鹏假装惊叹了一声，立刻把头扭向另一边。

王茜撇了撇嘴，又对郝丽梅说：“郝姐，你这辆自行车骑了有十年了吧？”

“九年整。”郝丽梅平淡地说。

“也该换换了，现在流行的是电动车。”王茜瞥了一眼郑玉鹏的后脑勺，冷冰冰地指责说：“郝姐，你可不能因为人家爹不在，就亏待了孩子。”

郑玉鹏猛地转过头，恶狠狠地瞪着她，嘶喊道：“我爹在！”

王茜肆无忌惮地哈哈大笑起来，说：“我还有事得先走了，你们娘儿俩慢慢骑吧。”

郝丽梅有意拨弄着手腕上的名贵女表，冷冰冰地说：“这么早就要去打扫楼道？怕领导还没来呢，你是碰不上的。”

王茜像被针尖扎了一样，脸上的表情急剧变化，阴晴不定，她使劲白了母子二人一眼，转了转电动车把手，头也不回，迅疾无比地向前冲去，隐没在人流中。

郑玉鹏看着飞快逝去的背影，开心地笑了起来，冲妈妈竖起大拇指。

郝丽梅拽了拽儿子的衣服，帮他把书包背正，板起脸孔说：“在学校不许调皮，要好好学习，记住了吗？”

貪
獄
Tanyu

长篇
原创
小说



郑玉鹏爽快地答应了一声，一转身飞也似地跑进了学校大门。

看着儿子的背影，郝丽梅心中隐隐作痛。她不在乎王茜这样的长舌妇在人前人后兴风作浪，她在乎的是她竟敢当着儿子的面胡说八道！换作五年前，非撕烂了她的臭嘴，把她赶出综合局不可！

郝丽梅稳了稳心神，蹬上自行车慢慢地朝着单位——丽城地区综合局办公大楼骑去。

说起来，五年前，郝丽梅的丈夫、时任综合局统筹调配处副处长的郑东江突然失踪一案，着实在综合局乃至整个地、市两级机关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那一年初夏，在去献义县调研的过程中，郑东江突然失踪，音信全无，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只是在407省道附近发现了他的坐驾——黑色帕萨特轿车，四门敞开，车内空无一物。刑侦部门给出的结论是，车内无搏斗痕迹，除郑东江外并未发现其他人的指纹，可谓毫无线索可循，先后三番五次搜寻未果，于是下结论为失踪，原因不详，待查。

如此一来，综合局内部谣言四起，小道消息满天飞。有人说郑东江准是贪污一大笔钱跑路了；有人说没准和哪个相好的私奔了；有人说或许郑东江倒霉，碰上了见财起意的车匪路霸，落得个枉死荒山野岭的凄凉下场；更有人坚称在去欧洲出公差的时候，从飞驰的火车车窗看见一座偌大的欧式农庄，女主人是个漂亮的洋妞，男主人像极了郑东江，他，正在外面享受呢！

丈夫无缘无故失踪，变成了一桩无头公案，加之人心险恶，人言可畏，几年里郝丽梅怎么抬得起头来，如今连个清洁工都敢……

郝丽梅长叹了口气，她瞅了瞅近在眼前的综合局六层办公大楼，擦了擦眼睛，满面微笑地骑进大门，冲熟悉的同事们频频点头致意，然后不慌不忙地存放好自行车，走进红砖堆砌而成的旧式办公大楼。

刚一进楼门，就听见楼道里传来“哐当”一声巨响，腥臭的污水顺着女卫生间的门缝流了出来，满地污秽不堪。

“这活没法干了！”清洁工王茜拿着墩布气哼哼地走出门，一见郝丽梅就赶紧说：“郝姐，您给评评理，一层女卫生间早就臭气熏天了，他们维修组就是不肯派人来修，同志们又都冲我发脾气，我可能有什么办法呢？”

郝丽梅没接话茬，自顾自大踏步走向走廊尽头的档案室，那里是属于她的一片净土。

“郝姐，你先别走啊，这卫生间你也得用啊！”王茜又嚷嚷了起来，说：“要是你家郑副处长还在，只要打一个电话，维修组那帮懒鬼还不屁颠屁颠地赶过来，看谁还敢耽误！”

“你说什么!”郝丽梅被这种司空见惯的挑衅性的话语彻底激怒了,猛地转过身,瞪着眼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清洁女工。

王茜似乎头一次见到郝丽梅发脾气,先是一愣,进而得意地笑了起来,说:“郝姐,我是说要是你老公郑副处长还在的话,你们娘儿俩的日子过得也不用这么辛苦不是。”

郝丽梅把眼一瞪,正要严加训斥,忽然听见一个中气十足的男人声音说:“谁在胡咧咧?这满楼道的脏水是从哪里来的?”

两个女人定睛一看,身后站着的正是综合局主管行政的副局长陈敦友。

郝丽梅不自然地笑了笑,点头致意。王茜却像小蜜蜂一样扑了过去,机关枪扫射似的说:“局长,一楼女卫生间里臭气熏天,头几年封的垃圾道裂开了五条大口子,下水道也都堵住了,就是没人来修。您看脏水都流出来了,我一个人能有什么办法呢,打电话找维修组,他们就是不肯来,您瞧瞧谁能听我的呢?”

陈敦友瞪了她一眼,训斥说:“怎么能发生这种事情呢?像什么样子!维修科那些人上班就知道打扑克吗?”

“可不,局长……”

王茜还要继续说下去,陈敦友烦躁地把手一挥,吩咐说:“你还不快去打扫干净!”然后,他和颜悦色地对郝丽梅说:“丽梅啊,我手头上有一份地区领导要的报告,可有些内容还需要参照老局长制定的《丽城地区综合局十五年行政管理规划》……”

郝丽梅心领神会,赶紧说:“好的,局长,我一会儿就给您送上去。”

“好,那就辛苦你了。”

陈敦友说完,径直走向楼梯,拾级而上。郝丽梅看了一眼辛苦劳作的王茜,微笑着走进档案室,一如往常地烧水、泡茶,至于公事,领导们都忙得很,先放一放再说吧。

楼道里只剩下孤零零的王茜,她一边打扫一边瞪着档案室,嘴里嘟嘟囔囔地叫骂说:“落架的凤凰不如鸡,还摆什么臭架子!”

不出王茜所料,副局长陈敦友打过电话不久,维修组张斌组长带领两名维修技工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究竟出了多大的事,非要惊动领导不可!你这张小快嘴可真是名不虚传。”张斌讥讽地说。

王茜瞪了他一眼,说:“都快五十岁的人了,还敢随便冤枉人。你看看满地污水,再闻闻这味道,反正你们不用上女卫生间,我们早都受不了啦!”紧接着,为了缓和一下紧张的氛围,她又解释说:



“这不一大早碰见陈局长，人家领导关心群众疾苦，随便问了问情况，我也就随便说了说。”

“你这随便一说不要紧，所有的不是都扣在我们几个头上了。”张斌谨慎地问，“里面没人吧？”

“谁还敢用？肯定没人！打头几天起大家就都跑到二楼去上卫生间了，说起来也怪了，那里面也有一股臭味！”王茜说。

“小王去检查下水道，小李子去看看洗手盆。”张斌带头走了进去，他仔细端详着门后的白墙，说：“我估摸着问题就出在这里。你看，标准的豆腐渣工程，墙起皮了，还裂开了口子。乖乖，这臭味真就是从里面传出来的！”

王茜说：“这里面原先有条垃圾道，‘非典’那年给封闭起来了，可不，有五条大口子，难怪臭气熏天。现在怎么办？你就给重新弄弄呗。”

“重新弄弄？你说得倒轻巧，咋弄？日常维修那点钱干正事都嫌不够用，哪来的闲钱重新封闭，得另外申请专项经费。”

王茜一听傻了眼，赶紧说：“我们可怎么办？谁还能受得了？天杀的，这是谁干的缺德事？”

张斌若有所思地说：“我记得当年好像是郑东江副处长找人封闭垃圾道的，加上重新整修大门一块弄的，错不了。可他一失踪，所有的报销票据全都找不到了。我听说工程款现在还没有结呢，倒霉的韩经理三天两头往局里跑，可能有啥用，没有报销凭据，局里也不能平白无故给他钱啊。”

王茜咯咯地笑了起来，说：“那个郑副处长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风流快活去了，留下漂亮媳妇也不怕被别人占了便宜。对了，刚才陈局长还让郝丽梅给他送材料呢，态度和蔼可亲极了，会不会对她动了心思？”

“就你话多！人家行得端坐得正，你偏要往人家身上泼脏水，也不怕亏了心！”张斌斥责说。

维修技工小李从洗手池旁直起腰板，笑着说：“要真有意思，早就下手了，还用等上五年？我看倒是我们张大组长对人家有那么点意思，干脆娶回家去做小的呗。说不定我们的好嫂子还喜欢凭空多出一个妹妹呢！”说完，三个人一起大笑起来。

张斌立刻板起脸孔，呵斥说：“都别说笑了，赶紧干活去！”他又端详起原先的垃圾道，麻利地从工具袋里拎出一把大号铁锤，说：“还是早点儿弄好，免得又有小人告黑状，平白无故挨领导骂！”

说着，他猛地拎起铁锤砸向墙面，一股恶臭伴随着墙灰、水泥

粉末突袭而至，呛得四个人咳成一团。

王茜说：“张师傅，马蜂窝是您给捅开的，可得给弄好。”说完她捂起鼻子就要往门外跑，张斌一把揪住她，说：“都是你起的头，还是大家一起同甘共苦吧！再说你一开门，这味道传出去，还不遭骂吗？”

一不做二不休，他索性抡起铁锤将原先封闭起来的薄墙全部砸掉，准备重新封闭。就在这时，众人猛听楼上传来“咔嚓”一声脆响，紧接着一件重物凌空坠落，重重地砸在一层垃圾道里，浓烈的腐臭气息扑面而来，呛得人根本无法呼吸。

王茜正想要破口大骂，忽然瞥见从刚刚被砸开的墙洞里飞出一截黑乎乎的东西，她来不及闪避，只好伸手去抓，定睛一看，立刻吓得魂飞魄散，惊叫一声，当场晕厥过去。原来，她手里抓着的竟然是一只腐烂变质的人手，白森森的指骨清晰可怖。

虽说张斌胆子大些，可眼睁睁地看着从黑黢黢的垃圾道里掉下一具尸体，也吓得浑身颤抖，一时间竟然没有想起局里遇事要先向领导报告的严格规定，本能地掏出手机拨打了“110”。

就在不久前，趁着王茜带领维修人员进入女卫生间的空当，郝丽梅拿着《丽城地区综合局十五年行政管理规划》迅速通过楼道，走上楼梯，直奔位于四层的陈副局长办公室。

一见郝丽梅走进办公室，陈敦友赶忙站起身，招呼说：“郝主任，快请坐，喝茶吗？”

“不了，谢谢局长，我把您要的文件送上来了。”郝丽梅将一个深灰色的文件夹恭敬地放在宽大的红木办公桌上，转身要走，陈敦友忽然关切地问：“近来有东江的消息吗？”

郝丽梅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已经五年了，我不再去想他了。”

“不管怎么样，我和东江是老同学，就像我一直和你讲的，不管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只要用得着我，你尽管开口，千万别客气。”陈敦友爽快地说。

“谢谢局长。”

五年来，郝丽梅心里总有些纳闷。以前陈敦友在综合计划处当处长，和在统筹调配处当副处长的郑东江总是面和心不和，还时不时闹出点小摩擦，虽说都是老同学却极少走动，平时见了面也很冷淡，几乎没有一点私交。反倒是郑东江失踪以后，陈敦友一下热情了许多，平日里总是问寒问暖的，对肆意传播流言蜚语的局内人，也都严加训斥，让郝丽梅心里感觉暖暖的。



猛地，她哆嗦了一下，难道他另有所谋？

陈敦友坐到宽大舒适的皮椅上，关切地问道：“丽梅，眼下也不准东江的事情。你自己以后有什么打算？”

郝丽梅茫然地摇了摇头，说：“我还没想那么远，谢谢领导关心，您要没别的事，我先下去了。”

“郝主任，我没有别的意思，你不要误会。只是看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太辛苦，又总有些多事的人讲些不中听的话，怕你受不了。我认识的人多，你看用不用我来牵线介绍……”

郝丽梅摇了摇头，平静地说：“谢谢您关心，不必了。”

突然，一阵尖利的警报声响彻长空，一辆警车飞驰而至，一名警官在大门口警卫值班室前略一停顿讲明来意后，直接冲进综合局大门，在办公楼前戛然而止，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官大踏步走进楼门。

就在这时，天空乌云翻滚，电闪雷鸣，一场酝酿已久的暴雨顷刻间飘泼而下，大有席卷大地摧枯拉朽之势。

“搞什么名堂？好端端的，警察来干什么？”陈敦友皱了皱眉头，拿起电话询问警卫室里的带班干部，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张斌拨打了“110”，报告说在一层女卫生间里发现了一具尸体。

尸体？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在堂堂综合局办公大楼里会发现尸体吗？

陈敦友问道：“郝主任，你们档案室就在一层，刚才发生什么事了吗？”

郝丽梅惊讶地说：“没有啊，我上来的時候他们正在维修女卫生间啊！怎么可能出现尸体？”

“就是嘛！”陈敦友满面怒容地说，“走，去看看这个张斌在搞什么鬼？还有，出了事为什么不先报告领导，老糊涂了不成！维修组作风一贯懒散，非好好整顿不可！”说着，他气哼哼地和郝丽梅走下楼。

一层女卫生间门前人头攒动，机关干部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都散了，像什么样子！”陈敦友一边驱赶人群一边往里挤，一眼看见张斌，气急败坏地质问道：“张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斌显然没醒过神来，顺口说道：“我也不知道啊！”

陈敦友立刻训斥道：“不是你报的案吗？你不知道，难道是我知道吗！”

张斌如梦方醒，赶紧解释说：“是，局长，按规定我本该先向领导报告的。可您不知道，我们干活的时候一具尸体突然从天而降，我当时吓蒙了，就直接报了案！”

“胡说！哪里来的尸体？”

张斌正要回答，一名警官走出门，问：“是你报的案吗？”

他赶紧说：“是，是我。”

“好，请在这里签字。”警官指着签名栏说，“对，就在这儿签。”

张斌哆哆嗦嗦地在“110”出警记录上签下名字。

站在门口的陈敦友借着半敞开的门往里瞧，只能看见满地狼藉，他焦急地问：“警察同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是谁？”警官一边询问，一边收好出警记录。

张斌赶紧介绍说：“这是我们局的陈局长。”

“正好，请您协助我们遣散围观群众，我们已经报请市局，技术人员一会儿就要来勘查现场。”说着，他从警用器材箱里取出黄色的警戒标志线开始划定现场区域，警告众人不得随意进入。

郝丽梅想要挤进人群看个究竟，忽然，一只冰冷的手紧紧攥住了她的手腕。脸色煞白的王茜挤到她的身边，煞有介事地冲她摇了摇头，小声说：“郝姐，你可千万别进去，太吓人了。刚才我就在卫生间里，你可不知道，一只黑乎乎的臭手从墙洞里直冲我飞过来，吓得我连魂都没了。”

“平日里就你话多！遭报应了！”郝丽梅猛地甩开她的手，头也不回地走向档案室。

“怎么说话呢？还有没有一点同志间的感情！”王茜还想发泄，被陈敦友厉声制止道：“再胡说八道，就让你下岗！大家都散了，回办公室工作去！”

陈敦友将围观的机关干部赶回办公室，看到刚架设好的醒目的警戒线，满腹狐疑，到底是怎么回事？尸体是从哪里来的？死的会是谁呢？能是谁呢？他感到此事重大，立刻报告韦天明局长。

乍听警讯还一头雾水的韦局长当即指派他代表综合局，全力配合公安部门侦破此案。获得了“尚方宝剑”后，陈敦友迅速将各处、室领导召集起来，开了个简短的碰头会，责令各部门要管好自己的人，在没有搞清真相前不能造谣生事，在前来调查的公安民警面前讲话尤其要有理有据，切不可信口雌黄，否则严肃处理。他当场对隶属于办公室的维修组进行了点名批评，责令整顿，对于擅自作主的维修组长张斌给予停薪留职处理，如若再犯立即开除，决不姑息。

没多久，九辆警车冲进综合局大院，把停车场挤得满满的。鉴于案情重大，丽城地区和市两级公安局合兵一处，开始全面勘查现场。



让陈敦友稍稍感到安心的是，带队前来勘查的正是刚从市局刑警队上调到地区局刑警队任队长的王思成，他们不仅是老同学，在此次公安系统常规调动过程中，陈敦友也为他出了不少力。

刚一见面，陈敦友就问道：“思成，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刚到，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王思成安慰他说，“老陈，别太放在心上，眼下这年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陈敦友皱着眉头说：“这回我们综合局可要名誉扫地了。唉！这可是几十年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啊！”

王思成笑呵呵地说：“虽然尸体在综合局办公楼内被发现，可未必就和综合局有关。我先去看看情况，一会儿再碰头。”

“你赶紧去忙吧！”陈敦友搓搓手掌，心里暗自思忖，在政府机关办公大楼里竟然发生了恶性案件，我这主管行政的副局长难辞其咎。会不会被降职、免职？或者被勒令辞职、提前退休？眼下是关键时期，韦天明局长到了年龄大限，就要光荣退休，我这第一副局长眼看要升迁，怎么偏偏就在节骨眼上发生了这种事情！

他心里七上八下拿不准主意，一时间更难以理清头绪，左右为难之际，一辆崭新的黑色奥迪轿车缓缓驶进大门，车窗玻璃徐徐落下，一张熟悉的面孔呈现出来。

“老陈，院里乱哄哄的，是出了什么大事吗？”

一见此人，陈敦友心里咯噔一下，这才叫屋漏偏逢连阴雨，他怎么偏偏在这时回来了呢？

此人就是五年前红极一时，原先任统筹调配处处长的白复兴。昨天下午任命其为主管调配工作副局长的行政命令才下，今天就赶着来上班？真是年轻有为“心机歹毒”啊！

陈敦友满面春风地招呼说：“白副局长，欢迎归队。不太凑巧，局里的确出了点事情，我还得赶去处理，你熟门熟路想必也不需要我陪同，回头见。”不等奥迪车停稳，他转过身大步流星，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办公大楼。

看着闪烁的警灯和陈敦友急匆匆离去的背影，白复兴轻轻叹息一声。他从来没想过还要回到这里，真是造化弄人！他停好车撑起雨伞，阴沉着脸走进办公楼。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现场勘查，地区公安局技侦处基本完成了常规程序，王思成临时决定先在综合局搞完初步调查工作，再向顶头上司——地区公安局黄局长报告情况。于是，他派同行的民警们去做群众访查，首先获取第一手材料，自己则跟随陈敦友进入位于办公楼四层的行政会议室。

陈敦友反手关好门，急切地问：“思成，现在总能向我透个底了吧！”

王思成直截了当地说：“从初步现场勘查结果看，我只能跟你透露这么一点情况：一是尸体的有机质几乎全部溃烂，只剩下一副破碎的骨架，无法辨识。二是在现场搜寻过程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随身的包裹、钱夹一类的生活必需品，现在，还不能判断出死者身份。还有一点也很不寻常，在现场及整个垃圾道内，竟然没有发现任何衣物纤维，初步判定死者是赤裸的。”

“还有，老陈，”王思成说，“我询问了张斌等人，他们说垃圾道封闭以后再也没有打开过。你们局是在‘非典’期间封闭的垃圾道，算起来已经有五年多了。”

听到尸体五年前就被封闭在垃圾道内，陈敦友大吃一惊，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五年前，“非典”期间，那不正是郑东江失踪的时间吗？难道尸体竟会是他？

见陈敦友神色有异，王思成连忙问：“老陈，你想到了什么吗？”

陈敦友如梦初醒，说：“噢，没什么。只是听你一说起五年前，我一下子想到了东江，你说不会是他吧？”

“应该不是。”王思成思忖片刻，说：“他是在献义县境内失踪的，当年我还去过弃车现场。即便他已经死去，尸体也绝不会出现在办公大楼里。”

陈敦友眼珠转动，试探着说：“会不会是当年承包这一工程的包工头和工人之间闹矛盾，发生了流血事件呢？”

王思成频频点头，说：“从目前情况看，你说的这种可能性较大。老陈，还得麻烦你把有关情况和我说一说。”

听到王思成也同意自己的观点，陈敦友心里涌起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如果真是施工方内部矛盾激化导致了凶杀，进而藏尸垃圾道，可就与综合局没有直接关系了。

“思成，你先等等，我这就去把当年施工的文件全部找出来。”陈敦友兴冲冲地往外走，险些跟正要进会议室的一名警官撞个满怀，他微笑着打了个招呼，闪身而过，直奔自己的办公室。

进入行政会议室的是丽城市公安局刑警队刚任命的副队长——胡永林，因为老队长王思成升迁，新队长还未到，他暂时以副代正，全面负责业务工作。

“王队，现场再也找不出任何证据和有价值的线索了，要不就先把尸体带回去检验，确定死者身份后再寻找突破口吧。”

“别急，你先过来坐下，看看综合局能不能提供一些有用的情



况。他们局的陈副局长刚出去找相关材料。”

胡永林紧挨着王思成坐下，挤眉弄眼故作神秘地压低声音问：“莫非就是您那位神通广大的老同学？”

王思成佯装生气，板起面孔训斥说：“不要信口开河！现在当上领导了，要注意自身形象。”

两个人正低声交谈，陈敦友健步如飞地返回来，一进门就兴冲冲地说：“思成，看看，我们局现在还没给宏图建筑公司结工程款呢。”说着，他将一个文件夹递给了王思成。

王思成仔细察看文件和相关合同文本，忽然说：“小林子，你马上到宏图公司去一趟，把总经理韩作栋带过来，我要让他到现场指认，并且要求他携带一份当年参与封闭垃圾道的工人名单。”

胡永林转身要走，却见一名漂亮的女警官跑进会议室，兴奋地报告说：“王队，有重大进展！在一层垃圾道底部十五公分厚的灰土层里找到一张银行储蓄卡，我们与银行联系过，他们证实是2003年6月8日由宏图建筑公司总经理韩作栋开户的，当时存进去三万元现金，五年里没有任何使用记录，也从未办理注销手续。”

“你是说刚发现的银行卡是韩作栋的吗？”陈敦友喜出望外，大声说：“思成！你听到没有，我看一定是这个韩作栋！”

王思成却瞪着眼睛呵斥说：“老陈，你先别急。胡永林，你小子还不赶快去！记住，千万不要打草惊蛇！”胡永林瞥了一眼女警官，兴奋地迈开大步去“请”第一号犯罪嫌疑人——韩作栋！

陈敦友忍不住鼓起掌来，说：“思成，真想不到，如此神秘莫测的案子到了你手里，这么快就给解决了，可喜可贺！”

王思成说：“老陈，恐怕不会这么简单，至少我知道韩作栋还活着，半个月前他酒后滋事，我们还拘留过他。”

陈敦友立刻说：“至少和他有关联，没准他就是凶手。当年东江为什么要找这种人，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李娜，你去和老占打声招呼，等市局胡队长回来，我会带嫌疑人去现场指证，请技侦处的同志配合我们的工作。”

“好的，王队长，我们一定全力配合。”说完，女警官李娜转身离开。

看到王思成一直仔细端详她的背影，陈敦友讥笑说：“思成，你不会在动什么歪脑筋吧？”

“看你想到哪里去了，只是……她父亲很可能要来丽城，接替黄局成为我们的新局长。”王思成压低嗓音小声说。

“有这样的事？”陈敦友皱了皱眉，说，“你们黄局长是要到点

了，可还没听说有谁来接替他。思成，你的消息好快啊，准确吗？她的父亲是谁？”

王思成笑呵呵地说：“她的父亲是省厅经侦队长李明道，不过，小道消息不能相信。老陈，我还得再看看这些文件，你先去忙吧。”

陈敦友坚决地说：“眼下没有任何事情能与这件案子相提并论，我就在会议室陪你一起等结果！”

王思成笑着点了点头，重新审阅起相关文件。

五十分钟后，胡永林带领着一位中等身材、体态肥胖的中年人赶了回来。

眼瞅着韩作栋小心翼翼地走进会议室，陈敦友立刻在心里认定，瞧他贼眉鼠眼的样子，一准就不是好人。王思成让韩作栋坐下来，说道：“陈局长您先回办公室，一会儿再跟您汇报。”陈敦友对韩作栋说：“你好好交代问题吧！”便走出了会议室。

“韩经理，我们想要了解一下当年综合局办公大楼垃圾道封闭工程的情况，你们具体是怎么操作的，那些工人现在还在你的公司吗？如果离开了，你要负责提供他们新的单位和联系方式，我们要逐一核对。”

韩作栋肥胖的脸上充满疑虑，他试探着问：“出什么事了吗？只是封闭垃圾道，又不是塌桥倒楼，能出多大的事？您说是不是？”

“我手下五六个民工忙活了一个礼拜，才把上上下下四条垃圾道全部封闭起来。那时候，我一直听从郑东江副处长调遣，可他一失踪不要紧，全部报销凭证都跟着不见了。您瞧，加上修葺大门的钱，总共68万元，现在还没给我呢，我们小本经营，这么大笔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啊，也不知还拿不拿得到。”

王思成又问道：“韩经理，请你说说当年参与施工的工人，现在人都在哪里？”

韩作栋想了想，竹筒倒豆子似的说了起来，将工人们的情况和盘托出。

“不错。”王思成指了指桌子上的文件说，“与当年签发的临时出入证数量、姓名等完全一致。”他话锋一转，又问道：“不过，这名叫王喜力的工人，你为什么讲不出他现在的情况呢？”

“我确实不知道啊，您都瞧见了，这几名工人我一个没留住，全都离开了。”韩作栋极力辩解着，可一接触到王思成冰冷的目光，立刻低下头，像小学生一样乖巧地站在一旁。

胡永林大声说：“韩作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你不是不知道，赶紧交代！你要敢有任何隐瞒，一旦被我们查出来，可没有